

陈 鼓 应

道典诠释书系

庄子今注今译

(最新修订版)

下 册

陈鼓应 注译



商务印书馆

陈 鼓 应

道典诠释书系



庄子今注今译

(最新修订版)

下 册

陈鼓应 注译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6年·北京

目 录

外 篇

达生	541
山木	577
田子方	611
知北游	643

杂 篇

庚桑楚	683
徐无鬼	721
则阳	767
外物	805
寓言	835
让王	853
盗跖	889
说剑	923
渔父	935

2 庄子今注今译

列御寇 951

天下 979

本书主要参考书 1042

外篇

达 生

〈达生〉篇，主旨在说养神，强调人的精神作用。“达生”，畅达生命。取篇首二字为篇名。

本篇由十一个寓言故事组成，篇首一章是通篇的纲领，指出通达生命实情的人，不重财物、名位、权势，认为健全的生命，当求形体健全、精神充足（“形全精复”），与自然为一（“与天为一”）。第二章，关尹与列子的对话，由“纯气之守”说到“神全”。“纯气之守”，即保守纯和的精神；“神全”，即是精神的凝聚。这一章主要写精神凝聚的作用。第三章，仲尼见痾偻者承蜩，写驼背老人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”；由于他心志专一于对象上，发挥了洗练的技艺。第四章，颜渊与孔子的对话，指善游者忘水，乃神暇与专一之功。本章“外重者内拙”一语，颇有深义。第五章，田开之与周威公对话的故事，写单豹“养其内而虎食其外”，张毅“养其外而病攻其内”，都各有所偏废。养生要在“形”、“精”并重。第六章，祝宗人说彘，讽权贵人物惑荣华而遭害，逐权位而取祸。第七章，写桓公心神不宁而病生，心神释然而病除，喻养神的重要。第八章，由

养斗鸡写养神的作用。第九章，孔子在吕梁观人游水，得安习成性的道理。第十章，梓庆削木为鐏，写一位专技者的精修用心的过程。第十一章，东野稷御马，马力竭而困败，写耗神过度，则劳竭必败。第十二章，工倕画图，“指与物化”，写其创造技能的精巧纯熟，达到被创造对象融合为一的化境。“忘足，履之适也；忘要（腰），带之适也；忘是非，心之适也”的名句及“忘适之适”的命题，见于本节。

出自本篇的著名成语，有用志不分、外重内拙、呆若木鸡、履适忘足、带适忘腰、忘适之适、昭然若揭等。此外，痾偻承蜩、梓庆为鐏等富有启发性的寓言亦见于本篇。

達生之情^①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爲^②；達命之情者，不務命^③之所無奈何。養形必先之以物，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；有生必先無離形，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。生之來不能卻，其去不能止。悲夫！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；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，則世奚足爲哉！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，其爲不免矣。

未欲免爲形者，莫如棄世^④。棄世則無累^⑤，無累則正平^⑥，正平則與彼更生^⑦，更生則幾^⑧矣。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？棄事則形不勞，遺生^⑨則精不虧。夫形全精復^⑩，與天爲一。天地者，萬物之父母也，合則成體，散則成始^⑪。形精不虧，是謂能移^⑫；精而又精，反以相天^⑬。

【注釋】

①達生之情：通达生命的真義。“情”，實情、真相之意。

②生之所無以爲：“無以爲”謂無可爲。生不能強求，故云“無以爲”（李勉《莊子分篇評注》）。

林云銘說：“‘無以爲’，身外之物，無所用也。”（《莊子因》）

宣穎說：“爲無益之養者，‘生之所無以爲’也。”（《南華經

解》)

③命：今本作“知”。“知”乃“命”字之讹(武延绪《札记》)。《弘明集·正诬论》引“知”作“命”，当从之。两“命”字与两“生”字对应，《淮南子·诠言训》、《泰族训》亦并作“命”(王叔岷《校释》)。兹依武延绪、马叙伦、刘文典、王叔岷、严灵峰诸说改。

④弃世：弃却世间分外之事(成玄英《疏》)。

林希逸说：“‘弃世’者，非避世也。处世以无心，感而后应，迫而后动，不得已而后起，则我自我而世自世矣。”

⑤无累：指不被分外之事所累。

⑥正平：心正气平(陈寿昌《南华真经正义》)；心性纯正平和(曹础基说)。

⑦与彼更生：“更生”，日新之谓(郭象《注》)。“彼”，指自然。“与彼更生”是说和自然共同变化、推陈出新。

曹础基说：“‘彼’，指形体。‘更生’，新生。句谓心性纯正平和则身体亦会随之健康。”

⑧几：近道(林云铭说)。

⑨遗生：“遗”，忘。指遗忘生活中的分外之事。

⑩形全精复：“复”读为“备”，古字通。《仪礼·特牲》之“复”字，今文汉简均作“备”，是其证。“精备”即本篇之“神全”，即上文之“精不亏”。形精完备，即下文之“形精不亏”。

⑪合则成体，散则成始：指物质元素相合便形成物体，离散便成为另一物体结合的开始。

宣颖说：“二气合，则生物形；散于此者，生于彼之始。”

⑫能移：“移”，迁转(成《疏》)。指能随自然变化而更新。

⑬相天：“相”，助(成《疏》)。还辅其自然(郭《注》)。

【今译】

通达生命实情的，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；通达命运实况的，不追求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事故。保养形体必定先用物资，可是有些人物资丰余而形体却保养不好；保有生命必定先不使脱离形体，可是有些人形体没有离散而生命却已亡失了。生命的来临不能拒绝，生命的离去不能阻止。可悲啊！世上的人以为保养形体便是保存生命；然而保养形体果真不足以保存生命，那么世间的事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呢！虽然不值得做却不可不去做，这样去做便不免于累了。

要想免于为形体劳累，便不如舍弃俗世。舍弃俗世就没有拖累，没有拖累就心正气平，心正气平就和自然共同变化更新，和自然共同变化更新就接近道了。俗事为什么须舍弃，生命为什么须遗忘？舍弃俗事就形体不劳累，遗忘生命中的事务就精神不亏损。形体健全，精神充足，便和自然合而为一。天地是产生万物的根源，〔物质元素〕相合便形成物体，离散便成为另一物体结合的开始。形体精神不亏损，就是能随自然变化而更新；精而又精，返回过来辅助自然。

二

子列子問關尹[㊟]曰：“至人潛行不窒，蹈火不熱[㊟]，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。請問何以至於此？”

關尹曰：“是純氣之守[㊟]也，非知巧果敢之列。居，予語汝！凡有貌象聲色者，皆物[㊟]也，物與物何以相遠？夫奚足以至乎先？是形色而已[㊟]。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[㊟]，夫得是而窮之者，物焉得而止焉[㊟]！彼[㊟]將處乎不淫之度[㊟]，而藏乎無端之紀[㊟]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，壹其性，養其氣，合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[㊟]。夫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無郤[㊟]，物奚自入焉！

“夫醉者之墜車，雖疾不死。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，其神全也，乘亦不知也，墜亦不知也，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，是故慎[㊟]物而不懼。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，而況得全於天乎？聖人藏於天，故莫之能傷也。”

〔復讎者不折鎬干，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，是以天下平均。故無攻戰之亂，無殺戮之刑者，由此道也。不開人之天，而開天之天，開天者德生，開人者賊生。不厭其天，

不忽於人，民幾乎以其真！〕^⑤

【注释】

①关尹：即关令尹，以官职作名称。关尹与老聃并列，见〈天下〉篇。旧说关尹名喜，其实“喜”是高兴的意思（见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），误为人名。

郭沫若说：“‘关令尹喜曰’（《史记》）本来是‘关令尹高兴而说道’的意思，到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竟有了‘《关尹子》九篇，名喜’的著录了。这九篇出于伪托，是毫无疑问的。……照〈天下〉篇所引的关尹遗说看来，他是主张虚己接物的，心要如明镜止水，对于外物要如响之应声，影之随形。”（《十批判书》，第151页）

蒋伯潜说：“《汉志》道家有《关尹子》九篇，今存一卷，旧题‘周尹喜撰’。关尹子，不但今存的本子靠不住，作这书的人，也是不可靠的。《经典释文》载喜字公度，不知何据。李道谦《终南祖庭仙真内传》说‘终南楼观，为尹喜故居’，也是道士们底谰言。按关尹子，《列仙传》又作关令子。可见称他为关尹子，是因为他曾做关令尹，并非姓‘尹’；何得迳称之曰‘尹喜’呢？”（《诸子学纂要》，第202页）

②潜行不窒，蹈火不热：〈大宗师〉作：“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。”

成玄英说：“不为物境障碍。”

杨树达说：“《说文》十一篇上水部：‘潜，涉及也。’‘潜行不窒’谓潜行水中呼吸不窒，与下文‘蹈火不热’文正相对。《疏》云：‘潜伏行世。’非也。”（《庄子拾遗》）

③纯气之守：保守纯和之气（成《疏》）。

④物：指人物。

⑤夫奚足以至乎先？是形色而已：意指同样具有形色的东西，〔有些人〕怎能超在他人前面呢？按“形色而已”句，“色”字上原缺“形”字，当依陈碧虚《阙误》引江南古藏本补上。依郭《注》亦有“形”字（奚侗说）。

⑥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：指至人达到不露形迹且臻于不变灭的境地。按“物”，根据詹姆士里格（James Legge）英译为“至人”（The perfect man），甚是。能达到“不形”和“无所化”的境界的“物”，当指“至人”。“造”，至。“不形”，指道。

⑦物焉得而止焉：“止”，犹入（李勉说）。谓外物怎能进入心中来搅扰。

郭象说：“夫至极者，非物所制。”

成玄英说：“世间万物，何得止而控驭焉！”

⑧彼：指“得是而穷之者”，即至人。

⑨不淫之度：即恰如其分，指合乎天道的分寸（曹础基说）。

林云铭说：“适当而不过也。”

⑩无端之纪：形容循环变化的境地。

郭象《注》：“冥然与变化日新。”

马叙伦说：“‘纪’借为‘基’。《诗·终南》：‘有纪有堂。’

《传》曰：‘纪，基也。’此借‘纪’为‘基’之证。”

⑪物之所造：指自然（见成《疏》）。

王夫之说：“物之所造者，气也。……物者，气之凝滞者也。”（《庄子解》）

⑫无郤：“郤”，同隙。见《德充符》：“使日夜无郤。”

⑬逕（wù）：同“迂”，逆。

④〔复讎者不折馒头，……民几乎以其真〕：这一段七十二字疑是别处错入，和本节主题（论神全）无关。关尹回答列子的问题，到“圣人藏于天，故莫之能伤也”，文义已完足。《列子·黄帝篇》正同，文至“故莫之能伤也”句而止。根据《列子》并省察文义，宜删。今仅存其文，不加注译。

【今译】

列子问关尹说：“至人潜行水中不受阻碍，脚踏火上不觉炎热，行走在万物之上而不畏惧。请问为什么能达到这样？”

关尹说：“这是保守纯和之气的缘故，不是知巧果敢所能做到的。坐下，我告诉你：凡是有形象声色的，都是人，人与人为什么有很大的差别？同样是具有形色的东西，〔有些人〕怎能超在〔他人〕前面呢？而至人能达到不露形迹而不变灭的境界，能达到这境界而穷理尽性的，他物怎能阻挠得了他呢！至人要处于适当的位置，而藏心于循环变化的境地，神游于万物的根源，专一他的本性，涵养他的精气，融合他的德性，以通向自然。像这样的人，他的天性完备，他的精神凝聚，外物怎样侵入呢！

“酒醉的人从车上坠下，虽然受伤却不会摔死。骨节和别人一样而遇到伤害的情况却和别人不同，这是由于他的精神凝聚，乘车也不知道，坠下也不知道，死生惊惧

进不了他的胸中，所以触撞外物而不惊惧。那个得全于酒的人都可以这样，何况是得全于自然之道的人呢？圣人含藏于自然，所以外物伤害不了他。”

三

仲尼適楚，出於林中，見痾僂^㊸者承蜩^㊹，猶掇^㊺之也。

仲尼曰：“子巧乎！有道邪？”

曰：“我有道也。五六月^㊻累丸二而不墜，則失者錙銖^㊼；累三而不墜，則失者十一；累五而不墜，猶掇之也。吾處身也，若橛株枸^㊽；吾執臂也，若槁木之枝；雖天地之大，萬物之多，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側^㊾，不以萬物易蜩之翼，何爲而不得！”

孔子顧謂弟子曰：“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，其痾僂丈人之謂乎！”

【注释】

㊸痾僂：即曲背。同《大宗师》“曲僂”。《抱朴子·对俗篇》引“痾”作“伛”，义同。

㊟承蜩：以竿黏蝉曰“承”（林云铭说）。

㊟掇：拾取。

㊟五六月：指学习所经过的时间。

王敌说：“学之五六月。”（见王夫之《庄子解》内）

陶鸿庆说：“案‘五、六月’，《释文》引司马曰：‘黏蝉时也。’

此说失之。‘五、六月’，谓数习所历之时也。”（《读庄子札记》）

㊟锱铢：古时衡重量的名称，喻最小最轻。

㊟橛株枸：今所谓木桩（林希逸说）。形容身心的凝定；郭《注》“不动之至”为是。“橛”，世德堂本作“厥”。“橛”、“厥”古通。“枸”今本作“拘”。《道藏》褚伯秀《义海纂微》本、陈碧虚《阙误》引张君房本、江南古藏本“拘”并作“枸”，“枸”与“拘”同音通用（王叔岷说）。“枸”指木根部分。

郭嵩焘说：“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：‘达木下有九枸。’郭璞注：‘枸，根盘错也。’《说文》：‘株，木根也。’徐铉曰：‘在土曰根，在土上曰株。’‘株枸’者，近根盘错处；‘厥’者，断木为杙也。身若断株，臂若槁木之枝，皆坚实不动之意。”

㊟不反不侧：念无回顾（王敌《注》）。“反侧”，犹变动（成《疏》）。

按“不反不侧”形容内心凝静，心无二念。

【今译】

孔子到楚国去，经过树林中，看见一个驼背的在黏蝉，好像拾取一样容易。

孔子说：“你是有技巧呢？还是有道？”

回答说：“我有道。经过五六个月〔训练〕在竿头上累